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八百学子从军回忆

西南联大 1944 级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八百学子从军回忆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4 级  
2003.11 北京

# 目 录

- 联大八年——代序 ..... (1)  
这本书里讲些什么,它又是如何从历史中产生的..... 何 宇(3)

## 抗战初期参军

- 八年抗战,两次参军..... 李循棠(10)

## 参加空军

-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生参加空军纪实 ..... 马 豫(11)  
悼念空战殉国的吴坚和南下牺牲的张光泰 ..... 卢少忱(12)

## 1942年远征军入缅

- 随远征军入缅抗战记(摘录)..... 记者 杨重野(12)  
悼念朱堪 ..... 李桂华 何 宇(16)  
悼念黄维 ..... 卢 静(17)

## 军委会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

- 两次应征去美军招待所当翻译 ..... 徐 渊(18)  
两次征调在美军招待所 ..... 郭冠球(19)  
两年翻译生涯 履行国民外交 ..... 杨先健(20)  
翻译生涯,不是战场也是战场..... 贺祥麟(23)

## 征调译员及军委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

- 一篇日记——梅校长动员我们当通译 ..... 程耀德(25)  
最早的外事局昆明译员训练班 ..... 梅祖彦(26)

## 印缅前线 and 后方(X-Force)

### 到 38 师去

- 清华老校友孙立人与我们 ..... 王伯惠(27)  
从学校到缅北前线 ..... 李桂华(30)  
打鬼子去 ..... 梁家佑(31)  
初见军旅,接触任务..... 蒋大宗(34)  
缅战译员点滴 ..... 江今俊(37)  
从 38 师走向汽车工业..... 宁大年(38)

### 冲出胡康、孟拱河谷

- 胡康河谷之战 ..... 孙致远 李循棠(38)  
打出丛林区,进军密支那..... 蒋大宗(39)

## 攻占密支那

- 和 14 师一起空降密支那..... 刘鸿允(44)  
在密支那初上战场 ..... (台湾)周明道(45)  
参加密支那战役 ..... 卢少忱(47)  
密支那前线观战 ..... 吴铭绩(49)

## 攻占八莫、南坎,两军会师

- 围攻八莫..... 孙致远、李循棠(50)  
攻克八莫(摘录) ..... 记者 吕德润(51)  
缅北战场追忆 ..... 陈 鑫(54)  
南汝被围纪实 ..... (台湾)周明道(56)  
日军围南汝救八莫的我闻 ..... 江今俊(60)  
攻占南坎,苗斯会师(摘录)..... 记者 吕德润(60)

## 中路进军之战

- 奇袭瑞姑(摘录) ..... 记者 吕德润(62)  
穿插于缅中山岭之间的美军(摘录) ..... 记者 邓蜀生(63)  
伴随美军的步 1 团 ..... 傅书暹(65)

## 特种兵部队

- 与炮兵连共赴前线 ..... 梁家佑(65)  
缅北工兵营战记 ..... 王伯惠(74)  
被征调的“叙永哥”在通讯营 ..... 吴铭绩(75)  
为史迪威前方指挥部服务的通讯兵 ..... 汪人和(78)  
战车营进军八莫 ..... 卢少忱(82)  
在重迫击炮团当译员 ..... 王祖唐(83)  
腐败的高炮营 ..... 傅书暹(84)  
在不打仗的驻印军中当翻译官 ..... 董友松(仕玫)(85)

## 在美国的后勤单位

- 在后方医院受闲气 ..... 卢少忱(86)  
美军第 20 后方医院..... 夏培本 龙尧霖(87)  
黑夜漫游何时旦 ..... 罗达仁(89)  
克扣军粮到医院,为国负伤也吃不饱..... 罗达仁(90)  
在美军医院中学习 ..... 蒋大宗(94)  
美军的“中国”给养站 ..... 顾书荣(98)

## 前线感受与后方见闻

- “老百姓”的战场感受..... (台湾)周明道(101)  
从军杂碎..... (台湾)周明道(104)  
印缅见闻..... (台湾)周明道(107)

## 修通中印公路回国去

- 丛林中艰难修筑中印公路(摘录)..... 记者 吕德润(108)  
民工多艰辛仅成毛路,当局务虚名彩坊空搭(摘录)..... 记者 吕德润(109)  
我所知道的保密段..... 金钟廉(111)  
会师与通车典礼后首通昆明的车队(摘录)..... 记者 吕德润(111)  
从腊戍到香港..... (台湾)周明道(114)  
日寇投降,解甲归“教”..... 蒋大宗(117)
- +++++

## 云南前线与后方(Y-Force)

### 滇西前线 and 美军总部

- 前线难上去,军中多见闻..... 华人佘(120)  
滇西前线的经历..... 姚元(124)  
从松山一直打到畹町..... 张成恭(125)  
遥望龙陵三个月..... 吴存亚(129)  
当美军译员的经历:一副中国手铐和一副美国手铐..... 何以中(霍达德)(133)  
滇西前线的译员生活..... 何克济(136)  
高黎贡山上的搜索营..... 李文达(136)  
守桥的美军高炮排..... 井绍文(138)  
美军 Y-Force 总部和滇西前线指挥部的译员生活..... 梅祖彦(139)  
在 Y-Force 总部的战事外活动..... (美国)刘厚醇(141)

### 滇南边陲

- 在滇南的译员工作..... 张闻博(141)  
光荣遣散前的斗争..... 麦芝光(142)

### 训练中心

- 在炮兵训练中心的日子..... (台湾)周明道(145)  
中印公路通车后的炮校..... 翁心钧(147)  
在汽车训练中心见闻..... 翁心钧(148)  
回国也受气,还靠技术换尊敬..... 傅书暹(151)

### 后勤单位

- 支撑作战的美军总部汽车运输组..... 翁心钧(152)  
在美军 MTS 工作 100 天..... 唐培基(157)  
滇西的给养站..... 张之良(158)
- +++++

## 鄂豫湘桂黔前线(Z-force)

- 河南、湘桂战场上的美军陆空联络组..... 王式中(160)  
湖北前线与新四军合作的美军陆空联络组..... 阎秉渊(162)

翻译生活追忆·····	程耀德(168)
湘桂前线纪实·····	(加拿大)李钦安(170)
译员生涯·····	王昌其(173)
五十年回顾·····	范承业(174)
美军陆空联络组在广西·····	沈柏春(175)
缪弘牺牲在湘桂前线·····	罗振洗(178)
转战湘西·····	梅祖彦(179)
美国新闻处也搞抗日军事情报·····	周锦荪(180)

### 航委会的译员生活

译员也能打敌机·····	官知义(182)
我辈本是拓荒牛·····	曹念祥(182)
在空军部门当译员·····	邓振燠(183)
在空军司令部及美国训练基地当译员·····	林光民(184)
两年的航委会译员生涯·····	彭国涛(187)
在美国空军训练基地·····	梅祖彦(189)
关于自由勋章事·····	(美国)程道声(190)
美国空军训练基地见闻·····	(美国)刘厚醇(191)

### 进入各种军事单位(代替译员征调)

进入空军机械学校·····	丁维梁(192)
救国有志,报国无门·····	田保栋(194)
终偿毕生航空情·····	常荣福(195)
汽车兵团从军记·····	盛景方(195)
去修飞机场·····	纪云生(197)
回忆电讯厂·····	张道一(197)

### 飞行在驼峰上

驼峰飞行和香港两航起义北飞·····	邓汤美(198)
啊! Co-pilot! ·····	萧福霈(199)

### 参加青年军

追忆一位不知名的校友·····	关品枢(203)
壮怀青年如此军——“天声服二连”,提起来真可怜·····	王宗周(204)

### 参加解放战争

在广西六万大山中牺牲于抗日和抗顽的钟青援·····	宁大年(奋兴)(210)
和钱泽球同在关岛·····	方祖望(211)
钱泽球在长春参加解放战争·····	项一飞 宁大年(211)
终生难忘的滇桂黔边区纵队生活·····	董友松(仕玫)(212)
大学生学习游击战争·····	何以中(霍达德)(214)
悼念刘国鋳同志·····	陈柏松(217)

## 参加抗美援朝

西南联大和铁道兵·····	王世堂(219)
从在美军搞设计到抗美援朝·····	陈炎创(220)
回忆抗美援朝在朝鲜·····	张道一(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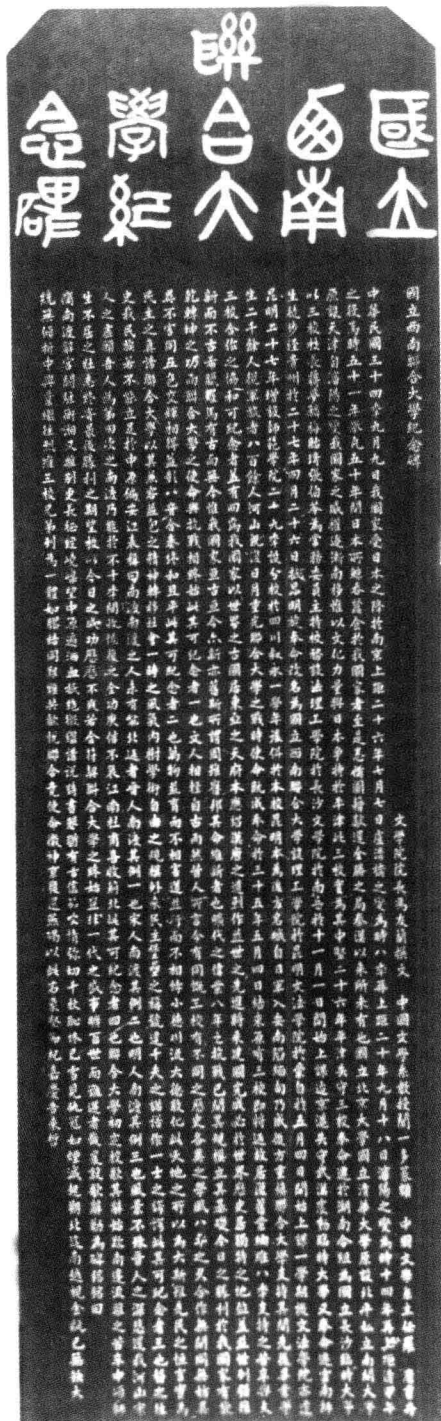
## 附录:相关的历史背景材料摘编 ····· 何 宇(224)

日本侵略军如何逐步打到缅甸又如何被打败·····	(224)
摘编说明:·····	(224)
第一部分 日本军国主义者膨胀到极点,又被压缩回去·····	(229)
第二部分 缅甸防御战·····	(236)
第三部分 缅甸反攻战·····	(271)
史迪威与中国·····	(289)
缅北反攻战中的美、英作战部队和美国的指挥·····	(293)

## 华北战场上同步进行的抗日战争

把敌人挤出去!(晋绥解放区)(摘录)·····	记者 纪希晨(296)
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冀鲁豫解放区)(摘录)·····	记者 陈勇进(300)

# 联大八年——代序



西南联大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历时虽只有短短九年，却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西南联大继承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优良学风，加之师生们怀着对日寇的仇恨之心，发挥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形成了“刚毅坚卓”的校训，体现出师生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的刚强、果敢、坚韧不拔、卓然不群的品质，表现出了联大人的风骨。由中文系教授罗庸所撰写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为：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官阙，暂驻足，  
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  
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  
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  
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歌词悲壮，鼓舞着师生们前进，大家怀有必胜的信念。联大师生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也具有责任感，预测胜利后国家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才，“中兴业，需人杰”。所以同学们奋发求知，教师们敬业爱生，形成了弦歌不辍，求索奋进的良好风



气。尽管物质条件很差,生活艰苦,还是人才辈出,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毕业生中被评选为我国两院院士的有 84 人,还有很多毕业生分布在世界各地和全国各个方面,取得了出色成就,为我国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6 年夏北大、清华复员回北京,南开回天津,西南联大结束,只有师范学院留在昆明,后改称云南师范大学。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在新校舍原址(也就是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址)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的正面刻有三位国学大师:冯友兰撰写的碑文,罗庸书丹和闻一多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篆字碑额,故此碑又称“三杰碑”。(见图),碑的背面由闻一多篆额“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刻有 834 人名单。这就是本书定名为“八百学子从军回忆”的由来。实际上许多抗战初期从军的校友以及 1941 年考入空军的校友,可能还有其他从军校友都还未列入碑上名单。

# 这本书讲些什么， 它又是如何从历史中产生的

何 宇

本书主要由西南联合大学 1944 级同学通过不同的道路“从”不同的“军”的回忆和悼念文章组成，其中大量的是在 1943—1945 年作为译员，协同美国军人在印缅、滇西以及国内有关战场参加战事活动，为抗日战争作出自己的贡献的记录。为使读者能了解得更多些，还摘编了有关的其他级同学译员回忆文章和“同龄”的记者的战场报道。（如果有人能帮助我们和这几位同龄的老记者们联系，我们将向他们奉上这本书，使他们也了解我们这些同龄人的一些经历；并请他们谅解我们这本非盈利的书，未能先征求同意，而作了文摘和根据内容立了标题。）它们可为，对当时的历史、军事以及社会情况有兴趣的读者，提供朴实的史料，也可反映出，那一代的大学生如何会参与了各种武装斗争的经过与背景。

这些回忆文章本来只是为老同学间交谈旧事，以娱晚年，印发在交流情感的《通讯》上，没有什么其他目的。和编辑本书附录时所参考的一些军人的战争回忆录相比，则是，平铺直叙，无所隐晦，不受谁的荣辱是非的影响。所以，可以说是朴实的史料。其中记载的有“所见”，也有“所闻”。我们自己看后，觉得绝大多数“所见”是真实的，但在细节上，也可能有，记忆或观察的错误。“所闻”也会有传闻失实。作为史料，用时也需分析，考据。即使是单纯回忆事实，也常会反映个人观点和感情，有六十年前的，也有现在的。编辑时也都予以保留，以存其实。

出版此书，除为同龄人忆旧怡神外，还想对有兴趣的年轻的一代，提供我们这一代抗战大学生的一些生活情况和对当时历史感兴趣者提供一些史料。因此，向他们介绍产生这本书的背景和情况和从编辑史料中产生的对“历史”的看法。

**八年抗战中诞生的西南联大 1944 级**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七七事变，展开了对我国的全面侵略，首先进占平津，轰炸、焚烧了南开大学，把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当作马厩，以后又通过汉奸政府盗用“北京大学”名义，企图灭绝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三校师生被迫流亡，先组建临时大学于长沙，1938 年在侵略者逼近武汉时，又迁到了昆明，命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0 年希特勒取得横扫欧洲大陆的胜利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墨索里尼立刻出来入伙，签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既然法国贝当政府投降了盟兄；法国在东方的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也就当然该归盟弟辖制了。于是，日军便打出封锁中国的滇越国际路线的牌号，进占法印北部，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112 页）。

自此云南便从“大后方”变成了前线省份。虽然山河阻隔，地形险峻，日军并不想放着东南亚的肥肉不吃，而来啃骨头；但轰炸昆明次数增多了。教育部命令西南联大迁川以保安

全。尽管有人认为这是想把号称“民主堡垒”的联大迁去就近管教；学校还是遵命派要员去四川寻找校址。找不到哪个城市有能容联大的空闲房屋后，只好让最容易搬的一年级的，也就是 1944 级的，尚未入学的新生直接到川南山城叙永报到。

虽说“最容易”，也折腾到 1941 年元旦才注册、选课。而且，还须化整为零，把教室、宿舍、食堂、图书馆和实验室分散到 6 座古庙。吴晗教授在庙内的戏台前为百余学生讲中国通史；工学院学生虽不必学通史，也可在两廊躺在自己的床上旁听。在这仅有两条大街的小城里，700 多大学生每天在街上跑来跑去，拿着书和笔记本去上教室、图书馆或茶馆，敲着饭碗上食堂，白天蹲在地上吃饭，晚上提着油灯去自习，夜里睡在周仓神像的大刀下。紧张而新鲜的生活，密切而频繁的碰撞，使得 1944 级成为西南联大 8 个年级中凝聚力最大的一级。大家谈起叙永就有许多共同的回忆。

**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证实了我们在小学时就听说的“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确非空话** 日本军国主义者从逐步南进到图穷匕见，以偷袭珍珠港开始了对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荷印的全面武装进攻。初步得手后又进攻缅甸，既能封锁中国的最后一条国际路线，也可获得进攻印度的跳板，做一个与盟兄会师中东，共同瓜分世界的美梦。

为了保住取得外援的生命线，蒋介石派出 9 个师组成远征军，想和英军共同守住仰光对外通道。但英军既骄傲自大，又怕中国力量入缅后影响他的殖民统治，一再推阻远征军入缅。直到日军从缅甸东南的缅泰边界攻入，英军步步败退，才促远征军入缅。这时，日军已迂回到仰光东北，英军只好放弃仰光，沿着靠近印缅边界的西路退去，便于失利后退回印度；而要求远征军接防中路和东路（\* 241 页）。

远征军 9 个师中有 4 个较精干的师在中路和西路打了几仗，可与日军周旋，还解救了 7 千余被围英军（\* 253 页）。但是在东路和后路的 5 个师太不中用。日军以 1 个师团从东路进攻，十几天就打垮了这 5 个师，前进了八、九百公里，一直打到怒江边，切断了中路 4 个师的归国后路（\* 247、254 页）。

这 4 个师中，1 个师遵从司令长官正确的命令就近西去印度，只走了 200 多公里，用了十几天，保全了建制，还有约 7 千人到印度（\* 259 页）。

副司令长官兼军长拒绝这个命令，去电请示蒋介石。蒋指示他们还要向东回国。他下属的 3 个师中，1 个师带着两个补充团，万余人穿越日军控制区域时，被日军伏击，师长和两名团长阵亡和失踪，40 余天走了约 600 公里，还有 2 千余人回到怒江东岸（\* 261 页）。

1 个师主力北行，再向东北穿越丛林峻岭，从怒江上游渡江到滇西北；其拖延在后的部队跟上来时，日军已北上截击，副师长阵亡。行程 700 余公里，历时 90 余日，有 2 千余人归来（\* 260 页）。

后面 1 个师在军长率领下更向北行，进入野人山区。在树藤缠绕，难以钻行，枝叶密茂，不见天日的丛林中，走了十多天后，蒋介石来电指示不必返回云南，可向印度转移。于是走了 50 多天，得到美机空投粮药的帮助，到了印度东北角的利多，还有 2 千余人（\* 258 页）。

这时，新加坡的英军，荷印的荷军，菲律宾的美军均已先后向日军投降。日本军国主义者向天皇报告“南方军作战任务已经完成”，陶醉于“旷古之大战役”，争论还要向哪里进军时，全不顾他们的对手已经在准备反攻了。

史迪威组训中国驻印军打回缅甸，来证明他对中国的“拉来的壮丁”的评价不错。缅甸防御战失败了，如何打回去呢？史迪威作为美国的中缅印战区司令，他的最高目标是把日本军队从中国大陆打出去，打到东京去。像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一样，他独当一面；但是给他的资源最少，手中能打仗的美国步兵微乎其微。他在中国前后呆过近 10 年，深知蒋介石的政府和军队的腐败积习，认为将军们只想保全实力、装备和军火而不愿积极进攻。但他说，中国士兵，只要给以良好的装备和训练，可与任何国家的军队对抗而不逊色，就能实现他的目标，打败日本军，把从东京打到缅甸的日本军队打回东京去。

所以，史迪威从开始就准备一条地球上最长的供应线，从美国东海岸，一直南下，跨过南大西洋东去，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北上到当时印度西南的卡拉奇。再横贯印度次大陆，直到印度东北角，离中国最近的铁路终点，丁苏加尔和利多，建起美军的巨大的供应基地。从这里经当时世界上最险恶的航线——“驼峰”，到昆明和成都，向蒋介石输送军事物资和军工材料，使他能维持战争。当中国军队开始退出缅甸时，驼峰空运也试飞成功了。

但这只是问题的开始，如何才能使蒋介石拿了军火去积极打日本呢？史迪威认为只有他取得训练权和指挥权才能保证；而蒋介石认为，最好是你把物资都交给我，其他你就不必管了；两个想法差距太大。于是，史迪威建议在印度训练装备 10 个师，在云南训练装备 30 个师，以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多运物资进中国，才能支持在大陆上搞反攻。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会受蒋的欢迎。也有人说，这是史迪威用装备云南蒋系军队的美援，向蒋介石换取对中国在印军队的指挥权，以实现他的计划。

史迪威向英国人要来个军营安顿入印两师的 9 千人，开办兰伽训练营，让他们得到修整、装备、训练。凭这点，史当上了驻印军总指挥，不为过分。通过回空的运输机，又从中国先后运来了 6 万多军队，其中不乏“骨瘦如柴，风吹便倒”的“壮丁”，吃了美国的罐头牛肉，便日见丰腴起来，再去学习放枪就可以上阵了（\*46 页）。此外还有一批以接受装备带回国去为主要目的，打仗在其次，甚至不打仗的特种兵（\*85 页）。总共约 7、8 万人，足够实现史的计划。史迪威平均只用了其中约一半多的部队，就把日本先后投入的约 3、4 个师团打得，从还能对攻到只得固守，从固守到节节败退。1942 年称雄于缅甸的日本师团，如今和中国驻印军换了个位置。史迪威用事实来证明他对中国士兵的评价，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的评价，对如何就能组织起中国士兵和军官来打败日本军的看法的现实性。

**云南那边的美式装备的远征军就不大一样** 在云南先后装备了 12 个军，用 6 个军共 15 个师组织起反攻滇西的远征军。但当缅甸日军进攻印度时，罗斯福一再敦促蒋介石开始反攻，蒋推托不动。最后由史的副司令出面，在提出书面备忘录还无效后，下令将本月飞机运来的物资全部拨付美 14 航空队；远征军的应得物资等出兵后再拨。于是军委会这才下令 2 个军准备渡江进攻腾冲。驻印军突袭攻占密支那飞机场后，军委会再下令 3 个军渡江进攻松山、龙陵。面对日军 1 个师团，据险和筑有坚固工事的万余人，15 个师全上去了，还不够用。1 个师围攻松山 1 个大队（1 千余人），5 个师围攻腾冲 1 个联队（4 千人），最后两处日军基本全歼，但是攻坚付出痛心的巨大伤亡代价。野战也不利，两次攻抵龙陵城郊，都遭日军反击退回。最后竟将卫戍昆明的 200 师空运到保山（\*154 页），急赴龙陵才稳住前线。但最终还是将日军逐出滇西，取得国内抗日正面战场上未有过的，收复失地的大胜利。与缅北比，除了指挥的问题外（\*152 页），最大问题就是士兵的待遇不同，素质不同。

美械装备师，换汤不换药。士兵拿的是美国枪，军官和机制还是老一套。仍旧是吃空

额，克扣粮饷，虐待士兵（\*123、149页）。在国境线上看到那边的驻印军膀圆腿粗，而这边的远征军瘦小孱弱（\*157页），可见其吃不饱。滇西连续大雨，公路上发生塌方，有的地方水深一尺，交通断绝，前线断粮多日，进攻也停止了。士兵哭诉，宁愿打死也不愿饿死（\*123页）。为什么不能千方百计，用人力、竹排结合汽车搬运，让大家吃上饭？但是中将兵站总监只会按公文办事，面对美军小中尉的质问苦笑（\*155页）；上校兵站站长热心于倒卖用上万士兵牺牲换来的战利品——轮胎和汽油（\*123页）。没有人来关心和组织，汽车兵团也无办法，只能把汽车摆在公路旁。

湘桂大败退使广西的训练装备20个师的计划全成泡影（\*148页），但美军人员在桂、湘、豫、川、陕的活动也还不少。他们多是空军基地的空军部队和派驻中国陆军中的联络员等。14航空队不满意蒋系军队的敌军情报的低效和贫乏，就自派联络组到前线指挥部去直接要情报发回总部，以便派机轰炸。但得到的情报的内容空虚和迟缓竟使美军少校对身为军参谋长的中国将军大动肝火。求实效的美国人竟找到新四军，培训一批情报员，带发报机潜入敌占区。美军就住在李先念的师部里，接受情报，将轰炸目标集中转报14航空队（\*165页）。

**八百学子从军的由来** 美军有这样多的与中国军队协作的活动，当然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在1943年冬，需求很大而招募不足，继以征调应届毕业的，即1944级的各大学男生当译员，许以服务两年后，不再补课，发给毕业文凭。不应征者，不发文凭。西南联大共有志愿及征调的学生4百余名当译员。他们的回忆文章占本书的大部，反映了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所见到的国民党军队和美军的方方面面，体验了战争。

1944年冬，湘桂大败退，日军突入贵州独山，不仅重庆和昆明都震动，就是滇西前线都谣言纷纷，军队系统中都准备“逃难”了（\*155页）。大家都对蒋系军队失去信心。这时，蒋介石亲出号召，要成立青年军，成立新军，来挽回颓势。1945年1月28日西南联大有200多同学入伍当士兵，其中不乏感到不能再平静地念书了，抱着建立新军，改造旧军队的愿望，想上战场打击敌人的大学生。2月他们飞印，受驾驶兵训练；但不久就发现，军队不是这200多学生能改造得了的，只留下了生动的记录（\*204页），诉说他们如何略有进展，而又终被迫后退，被束缚在原有的腐败、黑暗的框框里。这说明，驻印军也是治标不治本。回国来，脱离了以史迪威为代表的体制影响，就一切复旧了。

这两批，再加上其他各渠道参加国民党军队的，按注册组统计，共834人，名字都刻在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时在原址，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内，建立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的背面。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这就是本书书名的来历。这座碑现在在北大、南开校园中都有复制品，本书所录的纪念碑文是很值得一读的抗战历史文物。

**我们为什么写回忆，为什么出这本书** 1990年，叙永班纪念入学50周年，回访叙永，还在4百多同班同学中广泛征文，出了本纪念集。大家的回忆中谈得最多的是“叙永”和“征调”。以后，始终不衰，10年间出了9本纪念刊和通讯，内容也是以这两方面为多。喜欢看的人说，看了老同学的宏文，就好像当年在茶馆或宿舍里听他聊天。回忆“征调”给我们带来忆旧的兴趣，也带来心中的苦涩。因为译员是当时军委会外事局的下属人员，刚工作，一般都是三级译员，上尉（在印缅是少校，为可享受美国军官级的伙食给养）级别。当时军委会下属各单位，直到被服厂的人员都是用将、校、尉、士、兵，序级别，定工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某一阶段中就成了“够限（上尉是下限）”的“国民党反动军官，残渣余孽”；于是就有资格住牛棚，被批斗，上大字报还加上红叉叉。听到来外调的人要求写某个

被征调的同学的材料，就知道这些人都在劫难逃了。但又不知从何时起，又不了了之了，不算这个账了。既然没有人出来给你说个明白，出了牛棚，一是心有余悸，二是胸有闷气。抗日的事怎能说是反动。但找谁能给你说清楚？哪里有文字依据？有心人终于找到了。军事博物馆的展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上都明白地说：缅甸战争的胜利也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一部分。于是有人提议，既然滇缅抗日是值得一提的好事，让我们把有关征调的回忆收集起来出一本书吧。又有人说，这些回忆也有史料价值。于是我们就决定出一本，可以供有心人全面了解，中华民族到了最低谷底时的，我们那一代大学生们的参军情况，了解当时政府、军队、社会的一些情况，也供我们自己全面纪念我级同学在各种情况下的参军，参加生死存亡的斗争的书。

书中收入我们的通讯中，1944 级的同学们在各个时期参加武装斗争的回忆和悼念文章，超出了原来的碑文只（当时也只能）包括参加国民党领导的“军”的范围。对参加青年军的和联大其他级当译员的同学们的回忆文章，我们无力去普遍征集，但对找到的作了摘编，略符“八百”之名，其内容都很精彩，很有历史价值。在偶遇的书中还看到几篇，当时与我们一样年轻的老记者们的，关于当时印缅情况的报道，其中有许多我们都还不知道的事。书中还有两篇“同龄人”所看到的当时华北战场的报道，使人感到两个战场，除了敌人之外，几乎没有相同之处的强烈对比。例如，一边是，炮弹随便打，枪弹更不论，打完了叫美国联络官去要，4 吨弹药杀死一个敌人（\* 49、52 页）；一边是，从敌人处夺取的弹药必须多于战场上放出去的，战争才能持续和发展，否则就是灭亡。所以也就节录以饷老同学和读者。

4 吨弹药在华北战场上，大概能杀死成千的侵略者。如果史迪威能实现他的被扣发的信中与朱德联合作战的愿望（\* 293 页），把缅甸反攻战中消耗的弹药的部分送到华北，平津也许就先柏林而解放。看来，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们及时地制止了这位只懂军事，不懂政治的将军。

摘编《附录》时，看到 A、B 两史著的序文时，才知道，在 1985 年首都纪念抗日战争 40 周年的大会的讲话中，和学术讨论中，已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称，体现实事求是和唯物的精神，并“高度评价中国军队赴缅作战的历史功勋（B 书序言）”，“希望严肃的历史研究家和著作家，能利用掌握的一切真实资料，为这次战争写下有悠久价值的科学巨著（胡绳）。”A 书的出版说明中说，该书是 1982 年为落实人大提案确定编写的。可见这个实事求是的提法的出现可能还更早。当在 1978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左”错误倾向之中。军博展览，央视节目，当均源于此。深感自己政治理解力差，没有注意从当时人民日报的纪念大会报道中读出政策来，以致落后实际 20 年。

希望从历史书上摘录出一个简明的战争情况作为从军回忆的背景，但发现如要真实，尚非易事。本书中的这些回忆虽按时间、地点分别编纂，仍属片段。因此拟摘编当时的日军南进和缅甸战争史作为当时的历史背景，列入《附录》，既便于现代读者，也便于我们自己，在回顾过去时，既见树木，也见森林。

本以为找本历史书来抄一下就可以了。动手后，就明白了，必须自己看懂了，有个比较完整的概念，才能摘录给读者看。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把自己都未弄懂的东西写出来，岂不是白费事。

在摘录《附录》的《第一部分》中：日本军国主义者看到希特勒在短时期内取得的巨大胜利，原来老殖民帝国主义这样不经打，迫不及待地要扩大侵略，夺取大块土地。在这自命的

“旷古之大战役”中，达到立国以来武力侵略之最高峰后，其狂妄自满溢于纸上。摘录所据的都是日本自己的书上的资料，天皇命令、大本营决议等等。可以看到，在军国主义思想统治下，日本已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日本政府是个推行侵略国策的政府。日本人民在军国主义的饰词蒙蔽和麻醉下，以侵略为爱国、为光荣。这个政府为了取得最大侵略利益，不顾信义，穷凶极恶，剑拔弩张，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几十年一直在准备侵略和进行侵略。看了使人惊心动魄。

弄懂这一部分，确实受到很大教育。真该把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些内幕好好地编纂成文，让人民从实际中，而不是从无实际的谴责和宣传中，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狂妄、凶狠的野心，随时警惕军国主义的复燃，认识只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武力反击，才能制止侵略，维护和平。对日本人民要讲，他们对过去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没有责任。他们的责任是，揭露军国主义者不承认侵略的欺骗谎言，制止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人民才能世代友好下去。

在摘录《第二部分》，关于缅甸防御战的历史时，却时常遇到了疑问，遇到了矛盾、疏漏和常情难解之处。为了不想转载有疑问的史实而误导读者。再找一本正式史著 B，摘编互校互有出入，问题更多。

于是，开始想，书上的事是否都可靠呢？史著的作者们都不会身经那五六十年前的战事吧，那么他们所著的书上的种种事情是如何得知的？答案当然是，从几本参考书上引来的。那么参考书上所讲的又从何而来？这样追下去，可以看到“源史料”有两类：一类是“官史料”，是政府档案中保存的各种对当时事实的官方记录；一类是“私史料”，是个人，从老百姓，记者到政军高层，对当时事实的记录，报导。历史著作中种种事情应当都是从史料中来。但也还会因“历史作者”在把史料写成完整的、生动的历史著作时，可能在过程的陈述，文辞的修饰中带进去一些补充和想当然，从而“无意”地“创造”一些源史料中没有的事情。

即使是史料，其中的事实是否完全可靠，也很难说。官史料要维护官方的利益，例如涉及战事的，易有夸耀胜利，掩饰失败；抬高自己，贬低对方；多讲过五关，斩六将，少讲走麦城；等现象。个人回忆中，涉及个人荣辱得失时，有时难以客观对待事实；听到的传闻，头脑中积累的印象，则未必全真；要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报道也会受环境影响，有所取舍。史料中可以基本确定为事实者，才可称为史实。不能把史料都看成是史实。

是否历史就难以真实呢？也非如此。造假有其目的，往往只在关键处造些假，或略加扭曲即可；除此以外史料中的许多事情还是真的，不能完全是假的。而且，不同来源的史料在不同的地方会各有其真假。历史学者广泛收集史料，进行比较、分析，也就是要进行考据，就能发现疑点，解决问题。好在史料中许多事，或是没有作伪的必要，或是公开的，公知的；需要考据的只是少数的关键的史实。

在《第二部分》所以出现这些矛盾和难解等问题，是因为远征军在缅甸惨败，所以掩饰失败，夸耀胜利的现象就更严重。而史著的作者们，基本上引用“官史”和成文，未重视收集史料来校核，更不加考证，从而将其陈述与观点都接受过来。在《第二部分》中并未将与 A、B 两史著的不同之处逐一指出，因太繁琐。但有兴趣的读者，可与二书的原文对照，几乎绝大部分都依据有关回忆作了修改和变动，变得更合理了。

**为便于读者使用，希望讲历史的书能标明等级** 历史是人类过去的社会活动，是客观的

存在，不可更改。历史书是历史的记录，应当重现真实，虽实际上未必都能作到。在习惯中常把讲历史的书称为历史，因而在概念上发生混淆，造成论述中非实质的争论。因此感到，不仅应把“历史”和“历史著作”两个概念区分开，还应把同为自称是“历史”、“纪实”、“实录”的这些书，就其本质，作个分类，以免混淆视听。

如果历史著作中的史实均能注明源自的史料，对有疑问的有考据证实，未能完全证实的也说明考据结果，使可与同行或读者讨论、复议。这样的史著可称为“一级史著”。史著中作者的推断与分析，在文字上，必须能与史实明显区分，使读者不会把它们误认为史实。

不必大家都从源史料的考据开始。史著也可从一级史著引用部分或全部已落实的史实；但也应声明其来源，使可以检查。这样的史著可称“二级史著”。

史著对事实必须认真、严肃，使读者可以信任；否则只应暂列入下面的“史说”一类，要把书中的史实清理一遍后，才能恢复史著的称号。如果史学家们能做到这一步，摘编工作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节省了。历史小说应当在史实的框架内写小说，其态度严肃者，应对历史上已肯定者，不要另起炉灶；大的“创造”应声明，以免误导。有些作品，以历史为题材，以“实录”，“纪实”，为名，但对史实不严肃，拣来就用，为求华丽热闹，添造情节，真假混杂，只能称为“史说”

至于除了几个历史人物的名字之外几乎都是作家们编写出来的故事的“戏说”之类，与历史根本无关；应与“历史”这个概念脱钩。但他们自称“戏说”，还不致起误导作用，比起不严肃地自称“实录”或“纪实”者，职业道德要高一筹。

**史著的概括性应以真实性为基础** 历史著作的另一特性就是概括性。史著把众多史料，在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加以取舍，编纂成文，概括成历史事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历史事件中，看到人类活动的得失，从而提高对人类活动的认识，得出一些规律，影响人类的思想，使人类能活动得更好。所以分析和评价是历史的归结。但不可或忘真实是正确概括的前提。不确的前事，何以为师？研究历史，看历史书，应当先考虑书中掌握的，认识的是否史实。不仅，决不可把史说和戏说当成历史，还要注意勿被不严肃，不认真的“史著”、“实录”、“纪实”误导。

分析和评价常是从间接的感性认识，即史料，到理性认识，再深化到探讨规律，上升为“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一切都是人脑的思维活动，难免个人思想意识的影响。只能说，探讨规律和本质，应力求客观，才有理论上的价值。至于文中褒贬，赞否，善恶的评价则离不开人的思想和立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不同的利益出发。究竟哪个有理，是否从人民的利益，从人类发展的利益，才是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呢。

但无论如何不应“为设定去选证”，不考虑其真实性，“有用”的情节，拉到篮里就是菜，“无用”的情节，弃置如草。缅甸战争史有个“扬国威”的问题。战争中宣传鼓动，华丽热闹，鼓舞人心士气。但也不能脱离实际太远，造成决策错误；而且一旦泡沫破灭，遗害更大。历史著作则应实事求是，正确地总结，该扬就扬，该（引以为）戒就戒，才是后事之师。

这些都是在为编制《附录》，反复摘阅 A、B 两书，作为读者的感受，未必得当，但衷心希望严肃的历史研究家和著作家们看看这个《附录》，如觉得还有些道理，从而广泛收集史料，落实史实，如胡绳所要求的，为缅甸战争“写下有悠久价值的科学巨著”。



### 八年抗战，两次参军

李循棠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约一个月，我在武昌参加了北大、清华的联合招生考试，考进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所以我是清华十三级的。但我在长沙进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临时大学学习近两个月便北上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以后，临时大学迁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我于三年后，回西南联大复学，就和1944级一道从一年级读起直至征调。因此，我也是1944级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征调服役期满，学校发给我清华的毕业文凭。我的全部大学生生活和抗战生活，正好交错地嵌在8年抗战的时间框架中。

我在1937年9月底接到录取通知，10月初到长沙圣经学院报到、上课。我们这一级学生无缘经历北平清华园内的大学生活。但当我去长沙上学时，还是有几分高兴的。因为北大、清华那年招生的各考区中，只武昌一处举行考试，录取少量学生。而我毕竟是考取了这个名牌大学。

在圣经学院上了近两个月课，从华东、华北传来的是上海、太原失陷的坏消息。学生们不安心学校生活，要参加救亡活动的情绪日益高涨，离校同学愈来愈多，对我鼓舞极大。我就在12月下旬和一批高年级同学离校，奔赴当时北方救亡活动的中心城市之一的临汾。这批同学中，现在记得的，有：周琳（清华地学系11级，当时改名周平），王嘉辰（清华化学系10级，改名王方），马忠（清华中文系11级），梁家骥（清华生物系12级），马德曾（北大地质系三年级，改名马真），谢怀拭（清华机械系13级，改名谢英）和我（改名李棠），另外，还有位清华年青小职员，原名记不清了，改名裴桐。

我们到了临汾，原来打算上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去了一个下午，吃了一顿饭，听了原在那里的平津流亡同学的意见，就离开了。又找到汾河西岸刘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因涉及到统战团结问题，不便收留，而建议我们去城里平津流亡同学会总部，那里也是“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负责人是清华的李昌。他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情况，并介绍我们在临汾参加了民先，要求我们上国民党35军傅作义部队中去工作，并发展民先组织。当时傅部在西安的留守处正招收政工人员，我们就转往西安。

根据35军的安排，我们再到山西柳林镇接受军事训练，以适应前线的军队生活。不多久，日军大举进攻，我们随军渡过黄河到陕北宋家川，又马不停蹄地翻越一座80里地的山梁，到义合镇继续受训。当时傅作义和共产党的关系还不错，35军在绥德县境内有留守处和一些后方机构。训练结束后，渡河到山西三交镇前线军中。我被分配到35军101师的一个团里做政工人员。在我们去之前不久，35军在大武镇和日军打了一仗，胜了；但兵力损失也不小。还抓获了6个日本俘虏。清明前不久，国民党当局在洛阳、信阳两地为35军补充新兵5000人，我参与上信阳领新兵，并押解日俘到西安。夏季到达信阳后，我请假回武昌家中看看。离家再北上的途中患痢疾，又折回武昌。这次病相当严重，待初步复原时，敌军已切断平汉铁路。去郑州西转陇海线的路断了。同时，东线敌军进逼武汉日近，敌机大举轰炸，我又染上了疟疾，就随家迁回老家沔阳乡间。

1940年春，我从湖北沔阳动身，打算经四川赴昆明复学。到四川同联大的同学联系上